报眉广告 139 307 58 496
出租一世界C座5层100平方米阳面方正写字楼。
联系人:17632062268 尹女士

冲 动

■李 浩

我感觉自己是在飞翔——如果不是刹车和方向盘的束缚,我将和我的艾莉一起——

她偶尔夸张地叫上一声,然后用更大的夸张轻微撞一下我的胳膊、肩膀,仿佛车速的迅捷使她变成了不安的小兽,使她处在和我一样的紧张和晕眩之间,心里的奔突几乎就要冲破——我感觉自己是在飞翔。说实话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,尤其是和我的艾莉。我的血液在跟着狂跳,它们几乎就像水流一次次地冲向我的头发,几乎就是水流……

范西路竟然如此阔大空旷,它陌生得让人惊讶。我们超越了一辆红色的奥迪,然后是一辆黑色的途观,在超越途观的时候我有意识制造了一点儿轻微的飘移,好让艾莉将她的身体再次夸张地靠向我,她的手臂有种柔软的、湿漉漉的凉爽。

红灯。我点住刹车,艾莉一边向前晃动一连再次短促地"啊"了一声,伸出手来抓住我的胳膊。范西路竟然如此阔大空旷,整个红灯期间竟然只有一个行人,她走到路的中间然后折向另一边,这时红灯变成了绿灯。我踩下油门。耳边是让人心动的轰鸣。

这速度真是享受,它让人生出更多的忐忑和偶然的醉意,让我感觉自己简直是在飞翔。副驾驶,艾莉的脸色潮红,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车门上方的拉手,而身体则在起伏和摇晃,那些轻声的、短促的尖叫就是在摇晃中做出的,对于这样的速度她看上去也非常享受,而她的享受对我而言更是,驱动。我们转过范西路,裕华东路,裕华西路,西二环南路,然后转向时光街。时光街路很短,人流一下子多出了不少,我们的速度不得不慢下来,然而,那股令人晕眩的热流还贮存在我的大脑中,不可遏制。

槐安路。我再次在绿灯闪亮的瞬间加大油门,颤动着飞奔出去的车如同是水上的快艇。突然,艾莉的肩膀再次碰了我一下,用一种极为欢悦的语调指向前面:撞他!

路上,前方。一个臂膀上满是刺青的光头男人骑着一辆电动车在路上奔驰,他的速度同样飞快,经过改装的车载音响被他放到最大,即使我坐在车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,甚至产生一个特别的错觉,似乎这个光头男人是坐在轰鸣着的音响上,广场舞的节奏在带着他横冲。撞他!艾莉的这句话尽管同样短暂但我已经听到,它在我的飞翔感里又突然地注入了……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,我真地朝着光头男人的方向冲了过去。

在即将撞到他的瞬间我踩下了刹车。刹车声拖着长长的尾巴,有些刺耳。

"走吧,"艾莉用她的手指碰碰我,然后缩回去。

我的手是麻的,脚也是。甚至,这份麻的感觉也传递到我的嘴唇上。我将车的车头调向左侧,然后轧着左侧的白线向前,向右略偏一点儿。我们绕过停住的奥迪和电动车的碎片,但没能完全地避开,我清晰听到车胎轧在掉落的车灯上的脆响。顺着眼睛的余光,我看到那个躺在路中的光头男人,他的抽搐和不知在什么地方涌出的血。他抽搐得厉害。手臂上的刺青抖作一团,就像是爬满了青灰色的虫子。"走啊!"艾莉突然地尖叫一声,她的声音里似乎包含着沙子。

我把车开到石柏南大街,在一个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的寂静路边停下来。"你,要不要下车……歇一歇?"我打开车门,回头看了看艾莉。我的声音里竟然也有沙子的包含,而且那么多那么多,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舌头还是麻的。"不。"她摇摇头。她的脸色更为潮红,而脸颊的边缘处则是白色,有点儿失去了血色的样子。

我走到车的前面去,然后返回到车里。"没有碰到。"我说。可艾莉完全无动于衷。我只好再说一遍,"没碰到。我们的车没有痕迹。""谁让你说这些!"艾莉捂着自己的头,她把头埋在自己的手臂中,埋得那么深。"那我们……"我的手停在方向盘上,它竟然还有些未曾消褪的麻,让我的手指不听使唤。我再次将头转向艾莉,然后将车发动起来。

山上。树还是树,水还是水,裸露在外的石块还是石块,然而却似乎没有了期待中的兴致勃勃。一些细小的、蛋黄色的花儿开放得热烈,它们那么密集地挤在坡上,风让它们有了流淌的速度。"它们,真……"我指指那些花儿,但我试图说话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喉咙里一片干萎,说到半句就生出了不少的尴尬,因为艾莉的表情转向了别处。我们朝着山上,一步步,艾莉的速度让我略有些气喘。

路上,我悄悄地再次回想刚才的事情,确认,我的车并没有碰到那个男人,尽管狠狠地吓到了他——我追到艾莉的身边,拉了下她的衣袖——她回过头来,以一种我几乎认不出的表情看着我。"我没有撞到他。没有。你相信我。"终于,我将这句一直堵在我喉咙里的话又说了一遍,我知道她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儿,它将我们原本丰富而浪漫的旅程毁了——虽然,这个旅程还在以原来的设计继续,可是——"我知道。"她咬咬嘴唇。"我不想提起它。"

"我也不想提起它。"我说。"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们只是看到了而已,目击证人,是那辆黑色奥迪……"

"蓝色的。深蓝色的。"

"哦,我看错了,是什么颜色并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,我们并没有。和我们没关系。我们不必为自己……"

"求求你,别说了。我知道,我不想提起它。"

"好吧。我们……"我喃喃地说着,然而艾莉已经向前面走去。她的背影有种令我惊讶的陌生。想了想,我跟在台阶的后面追上去。

那个可怕的冲动把我预想的美妙旅行毁了。

我觉得,有些积聚在体内的东西正在散去。我不知道艾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。我追着她的身体一路走上山顶——山并不高,但高处的山风使她变得单薄。风有些凉,我感觉,而艾莉应当有同样的感觉,她的双手抱紧了自己。我凑到她的身侧。伸出手去。她没有拒绝,而是略有僵硬地倾向我的一侧。她的肩膀有一股细细的草木之香。

山并不高,上山的游人也不算多,三三两两的身影从树丛的后面露出来,然后转向另外的树丛背后。两个花花绿绿的中年女人在朝后面呼喊,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从下边飘上来,然后又是一朵摇晃的花衣服缓缓地升到山顶。"快点儿,给我们照张像。"最后赶来的粉花衣服朝我招手,"小伙子,给我姐几个照张相——用我的手机,我的手机像素高……对了,记得用美颜,美颜!""小环姐,你的丝巾好看,咱们先换一下——小伙子,给我们多拍几张,我们要换着戴丝巾。给我们拍得美美哒!"

李 浩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北省作协副主席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"河北四侠"之一。著有小说集《将军的部队》、长篇小说《如归旅店》等多部作品。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孙犁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

散文二题

■龚 正

壶口石

春天去陕西采风,千里迢迢从壶口带回一块壶口石。将壶口石置于临窗的案头,每每端详,耳际便是壶口的流瀑在轰响。

壶口作为黄河的绝景,位于陕西和山西的境界。世界上大凡好的景致,不经过千辛万苦、千难万险大概是不会轻易抵达的。去壶口的旅途是这样,携石而归的旅途也是这样。记得一路颠簸到壶口,最先听到的,是黄河巨滔激荡出的天上滚动的雷。壶口是闭上眼睛只需耳朵就能用心感受到的巨力的存在。过去听《黄河大合唱》,或看壶口的影视图画和柯受良驾车飞越壶口,都没有亲抵壶口被壶口不绝的流瀑的气势所引发的心灵震撼。激动中我拿出手机,拨通我一路暗诵的友人的号码,我要在第一时间,让其和我一起倾听这黄河的发自心灵的延绵不绝、威震天庭的呐喊。

归程时壶口石是我亲密的伴侣。百十斤的石头端于腿上,一路端详,一路摩挲,心中涌出的,全是对壶口的依恋和倾诉。奔腾不息的黄河水把它冲刷成椭圆,但石的表层上,散发的依然是晋陕大地特有的粗粝和大气。褐黄的底色中,黛青的色彩勾勒着起伏的山峦,石的中间,是一条迤逶石缝,仿佛大河一般从嶙峋山体中咆哮而出。一切的画面,恰似我们沿途看到的山西和陕西相拥的壶口。

坐上案头,现在的第一件事,竟然是观石。静止的石头,在窗前光的变幻中,是那样气象万千。看着石上斑斓的画面,不时揣摩,有时也能感悟出生活的体验。心在一瞬间,从静止的石头上获得了灵魂的感动。阳光从窗子前射进来,给石头镀一层黄黄的金,黄黄的金在褐黄底色的石体上,便是当初在陕北高原看到的太阳照在黄土上的那种质朴、亲切和流连。不变的石头,在瞬间能让人彻悟出世界的变迁。山脚之下,只要河是活的,只要水是活的,一切就都会改变。观石时我终于明白,为什么中华民族要把黄河作为自己的精神载体。连石头都能生发呼吸,还有什么不能向前!

旅程中得一石以珍藏,像人生中得一知己以相依,难矣,足矣。

文 竹

去年夏天,为了让新居增添点绿色,买回一盆蓬蓬勃勃的文竹。盆为紫砂,竹像雪松,三块石片立于盆角,俨然三峰对峙。刹那间,屋内回荡松涛于山涧深谷的绝响。

之所以买文竹,是因为我不善养花、不会养花、也不想养花。在以往的日子里,每当我看到自己养植的花卉随风凋零,便会怅然若失,心里几天受堵。文竹不同,它好养,浇浇水,晒晒太阳,一般都能养活。

半年下来,我发现文竹虽然孑立孤傲地立在盆中,但已不见过去鲜活的绿了,天寒地冻中,好像失去了原先的生气。我开始不安起来,用阳光温暖它,用水浇灌它,但它还是在我的眼前一天天枯黄,一天天死去了。

死了也罢,虽然心生怜惜心有不甘,但面对它的死亡,我已经近乎麻木。经历了那么多鲜花夭折的场景,我的心似乎冷酷得不再悲悯。在春风中生,在骄阳中长,在秋雨中萎顿,在严寒中远去,这一切符合自然的法则。死去的东西不能再生,但可以给人记忆,有这一点,就已经足够了。

这一次我没有把死去的枯黄的文竹扔掉,而是把它移到阳台的案桌上。面对斜斜射进来的阳光,枯黄的文竹却显现出饱满的金黄。温暖、丰富、雍荣、华美,文竹竟然以一种全新的仪态,占据了我的心房。生前阳光给它以成长,死后阳光给它以新生,挺拔的文竹,其实是不屈的枝干给它以生命的张扬。

今年秋天去新疆,没有看到我在梦中见到过多次的胡杨,但生长于沙漠戈壁的千年胡杨,它的死后千年不倒,留下千年不朽的传奇故事,是那样令我震撼。在敦煌大漠鸣沙山下月牙泉的摄影展厅里,我看到立于大漠中的金色胡杨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样的灿烂,仿佛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的电闪雷鸣波尔卡,奏响的是涌自心灵深处的对生命的呼唤和呐喊。一瞬间,我想到了立于阳台上的我的文竹,它的造型,它的色彩,它的立于阳光下对生命的永恒眷恋,和胡杨是多么地相似。我好像一下子感受到身边有这样一株文竹相伴,真是莫大的幸事。它给人鼓舞,它给人惕励,它给人在挫折面前获得百折不饶的勇气。

世事万物,有时以另一种方式活着,竟是美丽无比。

龚 正

国家一级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,淮安市作家协会主席。